

「雪濤小書」的作者是江盈科，他字進之，常德桃源人，萬曆壬辰進士，除長洲知縣、擢吏部主事，改四川提學僉事，著有雪濤閣集十四卷，未見，但今說郭中有雪濤詩評。雪濤小書又名亘史外篇，含詩評與諧史一卷。

進之與袁中郎最相友善，曾爲之作敝篋集序，在諧史中兩次提到中郎；中郎也曾爲雪濤閣集作序，又有「與江進之書」，並且說：「進之詩才俊逸爽朗，務爲新切，但有矯枉之過。」朱彝尊「靜志居詩話」也說：「進之與袁中郎同官吳下，其詩頗近公安派。」再看進之在「閩秀詩評」裏大力揄揚女性詩

## 主性情說的雪濤小書

龔顯宗

人，確爲清代袁子才之先導。

諧史凡一百五十三則，多談諧雋永之語，茲選錄數則如次：

李文正西涯，請同鄉諸貢士飲，一貢士謂他處有酒，約先辭，文正戲曰：「孟子兩句：『東面而征西夷怨，南面而征北狄怨。』此作何解？」客謝不知。須臾湯至，文正曰：「待湯餽。」乃大笑而別。

國朝有陳全者，金陵人，貢俊才，性好煙花，持數千金，皆費於平康市。一日浪遊，誤入禁地，為中貴所執，將昇巡城，全跪曰：「小人是陳全，祈公公見饒。」中貴素聞全名，乃曰：「聞陳全善取笑，可作一字笑，能令我笑，

方纔放你。」全曰：「屁。」中貴曰：「此何說？」全曰：「放也由公公，不放也由公公」中貴笑不自制，因放之。

一個婦人青衫紅裙，口裏哭着親親，問他哭着甚人，婦答曰：「他爹是我爺女婿，我爺是他爺丈人。」蓋母哭子也，其文法亦巧矣。

有癡夫者，其妻與人私，一日撞見姦夫於室，跳窗逸去，止奪其鞋一隻，用以枕頭，曰：「平明往質於官。」妻乘其睡熟，即以夫所著鞋易之。明日，夫起，細視其鞋，乃己鞋也，因謝妻曰：「我錯怪了你，昨日跳出窗的，原來就是我。」

有學博者，宰鷄一隻，伴以蘿蔔製饌，邀青衿二十輩餐之。鷄魂赴冥司告曰：「殺鷄供客，此是常事，但不合一鷄，供二十餘客。」冥司曰：「恐無此理。」鷄曰：「蘿蔔作證。」及拘蘿蔔審問，答曰：「鷄你欺心，那日供客，只見我，何曾見你。」博士家風類如此。

李空同青學江右，有一生偶與同名，當唱名時，公曰：「爾安得同我名。」出對試之，曰：「蘭相如、司馬相如，名相如，實不相如。」生對曰：「魏無忌、長孫無忌，人無忌，我亦無忌。」李亦稱善。

進之論詩，綜而言之，不外一個「真」字，細分之，則有下列四點：

## 一、性情說

關於詩的作法，有持性情之說者，如鍾嶸是；有持學問之說者，如黃山谷是；有兼採二說者，如徐禎卿是。進之以爲詩卽性情之映現，其「詩品」一章說：「詩本性情，若係眞詩，則一讀其詩，而其人

性情，入眼便見。大都其詩瀟灑者，其人必曠快；其詩莊重者，其人必敦厚；其詩飄逸者，其人必風流；其詩流麗者，其人必疏爽；……譬如桃梅李杏，望其華，便知其樹。」質是之故，論詩者只問作品真不真，不問唐不唐，盛不盛，因為真則有趣，假則無趣，其「貴真」章說：「夫爲詩者，若係真詩，雖不盡佳，亦必有趣；若出於假，非必不佳，卽佳亦自無趣。」七子之衣冠盛唐，嘖笑老杜，進之是不以爲然的，「用今」章便說：「善書之人，親驚蛇而悟筆意，觀舞劍而得草法，不專倚臨帖摹本也。」

## 二、詩文不同體

李東陽「懷麓堂詩話」謂詩文各有體而不容相亂，進之也認爲詩文各有不同的原料：「余謂爲詩者，專用詩料；爲文者，專用文料；如製朝衣，須用錦綺；如製衲衣，須用布帛；各無假借，則其詩不求唐而自唐，蓋未有真詩而不唐者。」詩文各有其體，互不相入，離則雙美，合則兩傷，「從古以來，詩有詩人，文有文人，譬如斲琴者，不能製笛，刻玉者，不能鑲金，專擅則獨詣，雙鶩則兩廢。」（以上皆見詩文才別章）他又舉唐、宋、明三代作家爲例，證明詩人往往不善爲文，文人不善爲詩，兩者兼美的人是少之又少的。

## 三、遍究中晚

七子倡言詩必盛唐，袁中郎故意唱反調，曰：「唐無詩。」前者盛氣矜心，後者意氣用事，進之取逕較七子寬廣，持論也較中郎平穩，他說善作詩者，除漢魏盛唐之外，「必遍究中、晚，然後可以窮詩之變。」（用今章）原因是中、晚唐的詩，「窮工極變，自非後世可及。」又謂宋人無詩，「非無詩也，蓋彼不以詩爲詩，而以議論爲詩，故爲非詩。」但他可不「一竹竿打翻一船人」，「若乃歐陽永叔、楊大年、陳後山、黃魯直、梅聖俞諸人，則皆以詩爲詩，安見其非古耶？」（以上皆見詩文才別章）

#### 四、論詩膽

自來論詩者，非言才，卽言學，進之則於才學之外，揭一「膽」字，他說：「夫詩人者，有詩才，亦有詩膽。膽有大小，每于詩中見之。劉禹錫題九日詩，欲用糕字，乃謂六經無糕字，遂不敢用，後人作詩嘲之曰：『劉郎不敢題糕字，空負詩中一世豪。』此其詩膽小也。六經原無碗字，而盧玉川茶歌，連用七個碗字，遂爲名言，是其詩膽大也。」（詩膽章）

前面說過，進之論詩，不外一個「真」字，他說「膽」，還是以真相繩，「詩膽」章說：「膽之大小，不可強爲，世有見猛虎而不動，見蜂蟄而却走者，蓋所稟固然。」膽既受之於天，就勉強不得了，因爲一勉強，必失却性情之真，所以說：「矯而效人，終喪本色。」

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，江進之的被忽略，是個不大不小的悲劇，時人並稱他與袁中郎爲「袁江」，但進之的論點並不與公安派完全相符，例如他反七子之擬古而不反盛唐，非宋詩之議論而予歐、梅、黃、陳以極高的評價，「詩膽」一章則影響到葉星期，詩文才別之說更展現了卓越的見解，在批評史的公墓裏，他的碑石是該再豎高一點的。

#### 下期「焦點評論」主題：

#### 談「書展」

■對愛書的雅士而言，「書展」無疑是各類展覽中最快的了，但是，過去的各次「書展」，是不是各類展覽中最好的？請您提出檢討和建議。

■「焦點評論」自即日起一字一元給酬，請踴躍擲下您的高論，您無須再將意見組織、潤飾，我們要的是開門見山、一針見血的寶見，文長請勿超過三百字，每月十五日截稿，稿寄本刊編輯部。